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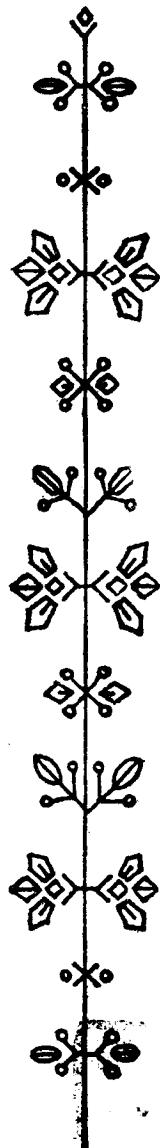
·诗苑译林·

朱湘译诗集

湖南人民出版社

家湘译诗集

·诗苑译林·



朱湘译诗集

湖南人民出版社

1087344

朱湘译诗集

洪振国整理加注

责任编辑：龚绍忍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6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张：11.375 印数：1—2,700

统一书号：10109·1993 定价：(平装)2.20元 (精装)3.00元

新书目：86—1



朱湘像

序

罗念生

诗人朱湘于1904年生于湖南沅陵县，别号子沅。1919年入清华学校，1924年因旷课逾章，被学校开除。1926年重入清华，次年赴美国留学。1929年回国，在安庆安徽大学教书，兼外文系主任，三年后被解聘，从此颠沛流离，于1933年12月5日投长江自沉。

过去有关朱湘身世的资料，大半是笔者提供的，其中一些不大准确。近年海内外对朱湘的研究日趋活跃，不少专家作出了可喜的贡献。赵荆华同志撰写的《朱湘的世系及其它》（载安徽《艺谭》1983年第4期）就很引人注目。文中说：“朱湘祖籍在安徽太湖县。祖居弥陀寺百草林（今弥陀公社长岭大队）。父亲朱延熹（字益斋），是个翰林。……朱湘的祖居百草林，位于弥陀寺小镇西二华里，四面小丘环绕，一个仅有两户人家的破旧山庄。几间陈旧古老的瓦房掩蔽在一丛绿树修竹中。朱湘的祖父是一个中医郎中，在地方上医术很明，家里又兼开了一个中药铺子。……朱湘的祖父对子女要求十分严厉。他的父亲从小受到家庭的熏陶，博览群书，学问精深，……连任江西学台、湖南道台等官。同治年穆宗皇帝赐与金匾一块，上书‘功高九万里，道台十三春’。这块金

匾保留至文革初，被造反者作为‘四旧’焚毁。……原国民党安徽省建设厅科长李幼荪是朱延熹的同乡，又是故友，挽朱延熹对联一副尚存，文曰：

学仰斗山高，尔时天丧斯文，谁衍薪傅承鹿洞。

恩流湘水阔，他日祠崇名宦，应多涕泪堕羊碑。

……朱湘在兄弟中排行第五，他年岁尚幼，父母就相继去世，生活十分清寒。……朱湘一生未曾回过太湖，就是在安徽大学执教期间及失业后都未回太湖原籍。这是他的思想、性格所决定的。他的四兄朱文庚少时由湖南送往太湖祖居百草林祖父处读书，继承了全部家产祖业，良田达数千亩，靠雇工和收租。朱湘的祖父，一生从医，家里权力交给一些雇佣，……自己不过问，一心要子孙求学，以诗书理家。朱湘既不向兄弟乞求，也不向社会屈服。……百草林的朱湘祖居，因无人管理，年久失修，已破旧不堪。有关祖传家谱、文物古籍也大部分遗失。当年皇帝赐给朱湘的父亲朱延熹的一颗镶在古玩具上的夜明珠，被人抄去卖给了浙江来太湖收集民间文物古董的人。……几十年来，大凡有关朱湘的文章都未提到他的祖籍、世系问题。在朱湘逝去五十年后的今天，就我所知道的写下这些，一为纪念，二为研究朱湘的专家学者提供一点资料。”这是很难得的资料。笔者曾央请赵荆华同志再作进一步访问。

朱湘自1922年开始发表作品，他从事文学活动的时间不过十年，最后一两年等于浪费。他生前死后出版新诗《夏天》、《草莽集》、《石门集》、《永言集》，散文《中书集》，文学评论《文学闲谈》，信札《海外寄霓君》、《朱湘书信集》，翻译小说

《英国近代小说集》。此外，朱湘还译有古希腊埃斯摩罗斯的悲剧两种、柏拉图的对话《会饮篇》、英国作家谢立丹的喜剧《造谣学校》，可惜都散失了。

这本《朱湘译诗集》收《番石榴集》、《罗马尼亚民歌一斑》中的译诗以及朱湘的几首零散的译诗。

朱湘认为研究和继承我国民族的古代文化以及研究和介绍外国的文化，是推动我们的“文艺复兴”的力量。他在《文学闲谈》一书、《文化大观》一文中说：“玄奘到印度去取经，给唐代文化安置了一块基石。”他并且在该书《翻译》一文中主张研究和翻译外国文学。他说：“在这种文学之内，有的研究、翻译，是为着它们所产生的世界名著、欧洲名著；有的是为着它们所供给欧洲文学史上的文献；有的是为着它们与中国的文学、文化所必有的以及所或有的关系。”朱湘肯定这种研究与翻译必然会影响我国的新文学与新文化的建设。他在致孙大雨的信中（见《朱湘书信集》，上海书店影印本第211页）这样说：“经过一番正当的研究与介绍之后，我们一定能产生许多的作家，复古而获今，迎外而亦获今之中。”

朱湘翻译世界各国的诗歌，包括印度的，在1930年集成一部短诗集，取名《若木华集》，开明书店想印又没有印。当即由译者收回，加进一些新译的诗，更名为《番石榴集》。至于现存的《番石榴集》下卷中的长诗，则是诗人在美国留学期间翻译的，其中，《迈克》、《老舟子行》、《圣亚尼节之夕》，原来命名为《三星集》，这个集子开明书店没有接受，岐山书店接受了，又没有印成。诗人逝世后，商务印书馆把《三星集》和《索赫拉与鲁斯通》附入原来的《番石榴集》，于1936年出版。

我曾于1937年在《关于〈番石榴集〉》一文（已收入《二罗一柳忆朱湘》，三联书店，即出）中这样写道：“有几个书摊主人问我，‘番石榴’是不是‘海外石榴’或‘西红柿’一类的东西。我告诉他们，那是一种绿叶红花或白花的植物，结实甚香。他们又问这书名有什么用意呢？我说是古代的希腊人在宴会里诵诗时要捧着一束番石榴枝。这人诵完后，便把这东西交给他愿意交给的客人，由那人接着诵一段诗，那诗必须与上面的多少有点连接的关系。”但究竟是什么植物，我当时也弄不清楚。1982年，我在《忆诗人朱湘》一文（载《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三期，已收入《二罗一柳忆朱湘》）中这样写道：“他曾把他翻译的诗题名为《番石榴集》。‘番石榴’译自希腊文 *myrsine*（英文是 *myrtle*），不是译自希腊文 *side, rhoia*（石榴）。其实 *myrsine* 这个草木之名，应译作‘桃金娘’。古希腊在进餐后饮酒的时候互相传递这种植物的枝条，谁接住，谁就唱一段诗”。我在注中说明：“五十年来我一直是这样理解的，但不知朱湘的根据何在。此文草就后，我查商务印书馆的《综合英汉大辞典》，发现 *myrtle* 条有如下解释：‘〔植〕桃金娘。west Indian myrtle，番石榴。’我认为‘番石榴’用得不合适，特别是‘番’字。如果不加解释，则意义变成了‘番邦的石榴’，与古希腊的酒会无关了。”

朱湘非常重视翻译。他有灵感就写诗，无灵感就译诗。他读书，翻译从来不用有中文释义的字典。柳无忌在他写的《我所认识的子沅》（1934年）一文（已收入《二罗一柳忆朱湘》）中写道：“最使我钦佩的，是他译诗的方法。他读书与翻译时从不用字典，真的，他去美国读书时连一本字典都没有带去；

遇有疑难的地方，他才借我的字典来应用，但是这些次数并不多。他翻译时不打草稿，他先把全段的诗意图读熟了，腹译好了，然后再一口气的写成他的定稿。他的诗稿上很少有涂抹的地方，就是他给友人的信，也是全篇整洁不苟。”

头脑中的活字典难免记错，弄不准确。王宗璠曾指责朱湘把白朗宁的《异域乡思》（发表于1924年10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5卷第10期）第十一行中的“梨花”译成“夭桃”。朱湘曾为文作了答复。

《番石榴集》在1936年出版的当时，受到好评。胜己先生曾在南开大学《人生与文学》杂志第二卷第四期中对这部译诗表示称赞。常风先生也曾在1936年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249期发表《〈番石榴集〉书评》（收入常风散文选《弃余集》）。他说：“朱湘氏是位诗人，不过他最早得名似乎是因为翻译诗。这部翻译是极值得称赞的。从曼殊大师翻译外国诗开始以迄今日，没有一本译诗赶得上这部集子选拣的有系统，广博，翻译的忠实。……以一人而译了这些重要的长篇叙事诗和短诗真是惊人的努力。”评论家也曾指出朱湘译诗有时候未能传达原诗的神味，文字有些生硬。

朱湘的翻译手法有时近于创作，例如他曾把本·琼生的《给西里亚》第三、四两行译成：

我要抱着空杯狂吸，
倘若你曾吹气轻呵：

本·琼生的原诗是：

On leave a kiss but in the cup
And I'll not look for wine

(大意是：“你在杯中留下一吻，我就不再找酒喝。”)

这两行借用六世纪希腊诗人阿伽提亚斯的碑铭体诗的意境。

希腊文原诗大意是：

我不嗜酒，如果要我喝得醉醺醺，
你先尝一口，递过来，我就接受。
只要你用嘴唇抿一抿，那就不容易
教我戒酒，同甜蜜的斟酒人分手。
这酒杯会从你唇边给我带来亲吻，
向我示意它享受过多么大的愉快。

朱湘不直接从英文翻译，而取阿伽提亚斯的原意，近于自己创作，和本·琼生的诗有距离。

朱湘讲究“形体美”，为求整齐起见，把每行的字数严格限定。这是一个错误，因为诗是时间艺术，与空间无关，诗是拿来朗读或默读的，而不是拿来看的。古希腊人认为抒情诗属于音乐，是有道理的。在格律诗中，每行诗字数整齐，如果音步不整齐，就会破坏各行所占时间的均称。而且限定了字数，往往会拉掉一些字或塞进一些字以求整齐，这就会破坏诗的意义或音韵。朱湘的译诗有些生硬，原因就在这里。拉封丹的《寓言》一诗，大部分诗行未受字数的限制，所以比较自然，不显得生硬。至于散文诗《牧歌》和《番女缘》则非常自然。朱湘曾在致赵景深的信中（见《朱湘书信集》第47页）说：“节奏·境地·辞藻：这是‘散文诗’的元素。当中节奏最重要：因为有境地，有辞藻，还不过是散文，须要加上节奏，‘散文诗’这名词方有存在的根据。”这个要求，朱湘是达到了。

阿诺德写过一本谈荷马史诗翻译的书，说荷马史诗的特

征是：声调轻快，词句朴素，思想简明，风格崇高。他认为恰普曼等人的翻译并没有表达荷马史诗的风格。有人请他翻译荷马史诗，他回答说：“敬谢不敏。”但他曾模仿荷马史诗，写出叙事诗《索赫拉与鲁斯通》，这首诗朴质，简洁，有力。译这种诗非朱湘所长。

为了做好翻译工作，朱湘曾在文字上下过一番苦工夫。他在致赵景深的信（见《朱湘书信集》第59页）中说：“我想在已经学习的希腊文、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外，加学俄文、意大利文、梵文、波斯文、阿拉伯文。能作到哪一种田地，如今也不敢讲，不过我觉得要这样一番工夫，才不辜负来西方一趟。”这本集子中的诗大部分是根据原诗的文字译出的。

朱湘的另一个志愿，是翻译我国的古典诗歌，向国外介绍。他的英文造诣极深，二十岁左右就用英文写过两首十四行体诗，一首致荷马，一首致古希腊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前一首已散失，后一首已由我译成蹩脚的中文诗，连同原诗登在《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1期，已收入《二罗一柳忆朱湘》。朱湘在留美期间曾翻译我国古典诗词八首，都是用诗体翻译的。

常风曾在那篇书评中说：“这个集子在编制上有许多缺点，每个作者应该有一点简单的介绍——而且许多诗人对于国人是陌生的，——假如能于每首诗加以解说，那更是理想的了。最后，我们盼望译者的好友如罗念生先生于本集再版时肯于编制方面加以改良，使成一部更令人满意的书。”

笔者曾在《关于〈番石榴集〉》一文中说：“这书编辑方面的缺点是无法掩饰的。如果这书的出版人将来许可我过问，我

倒愿意把它整理一番。”但如今“日薄西山”，笔者力不从心。好在这项繁重的工作已由洪振国同志完成，费了他不少心血。笔者只有两天的时机，通读译诗，稍加修订。言念及此，愧对故人。

唐弢先生日前告诉笔者，朱湘在新文学史上有他的地位，笔者听了感到欣慰。笔者告诉唐先生，有关朱湘的书将出十来种，他听了表示惊异与赞许。

这本译诗选是我国新文学运动初期第一部外国诗大观，出自一个短命的诗人之手，是难能可贵的。这样一个有才华的诗人，竟不见容于旧社会，弄得衣食无着，曾在汉口旅舍被扣留，写信望苏雪林先生拯救，并曾在上海被轮船上的茶房押着去求赵景深先生解脱，然后讨一点钱去买一件旧衣衫蔽体，再去见这位忠厚的朋友，诉说飘流之苦。最后，我们的诗人在江面上狂饮半瓶酒，朗诵海涅的德文诗。临别不忘艺术，可歌可泣！

去年十月，笔者曾在上海见到赵景深先生，片刻之间彼此相对无言，都为诗人的早逝感到悲伤。昨日惊闻这位忠厚长者已于一月七日辞世，笔者心里感到悲伤。诗人生前好友，几无存留。

1985年1月于北京

目 录

《朱湘译诗集》序.....	罗念生 (1)
印 度	
《五卷书》一首.....	(1)
国王.....	(2)
迦梨陀娑.....	(4)
秋.....	(4)
伐致呵利.....	(6)
恬静.....	(6)
俳句.....	(7)
波 斯	
琐罗亚斯德.....	(9)
《圣书》节译.....	(9)
鲁米.....	(11)
一个美丽.....	(11)
莪默·伽亚谟.....	(13)
《鲁拜集》选译.....	(14)
萨迪.....	(18)
“果园”一首.....	(19)
勇敢.....	(19)

“玫瑰园”一首	(19)
一个舞女	(19)
哈菲兹	(21)
曲	(22)
曲	(22)
阿 拉 伯	
无名氏	(25)
我们少年的时日	(25)
舍拉	(29)
永远的警伺着	(29)
《一千零一夜》一首	(31)
水仙歌	(31)
穆阿台米德	(33)
莫取媚于人世	(33)
斯堪的纳维亚	
罗曾和甫	(35)
铅卜	(35)
俄 国	
古代史歌	(37)
意里亚与斯伐陀郭	(38)
德 国	
歌德	(45)
夜歌	(46)
海涅	(47)
Ein Fichtenbaum steht einsam	(48)

Du bist wie eine Blume	(48)
情歌.....	(49)
荷 兰	
费休尔.....	(51)
财.....	(51)
英 国	
无名氏.....	(53)
海客.....	(53)
无名氏.....	(54)
鸥 鸥.....	(54)
无名氏.....	(55)
旧的大蛇.....	(55)
无名氏.....	(58)
美 神.....	(58)
无名氏.....	(59)
爱.....	(59)
黎 里.....	(60)
赌 牌.....	(60)
但尼尔.....	(62)
怪 事.....	(62)
莎士比亚.....	(64)
仙童歌.....	(64)
海 挽 歌.....	(65)
及 时.....	(66)
自 挽 歌.....	(67)

林中	(68)
撒手	(69)
晨歌	(69)
在春天	(70)
十四行诗四首	(71)
多恩	(73)
死	(75)
琼森	(77)
给西里亚	(77)
告别世界	(78)
赫里克	(81)
眼珠	(82)
弥尔顿	(83)
十四行诗	(83)
布莱克	(85)
虎	(86)
彭斯	(88)
美人	(89)
华兹华斯	(91)
迈克	(92)
柯尔律治	(114)
老舟子行	(115)
蓝德尔	(144)
多西	(144)
终	(145)